

在最南端的日子^{之二}

歐噴邁勒

在海南島的海口市的超市，食品全都要標明「真心食品」，以別黑心食品！「明月當空照，五犬臥花心。」是指會飛能叫的「明月鳥」和「狗仔花」？讓我們跟著作者進入那色彩鮮豔、野性猶存的海南島的過去與現在。

海口的真心

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是東坡書院——位於本島西北部的儋州中和鎮。清晨六點半，天色未明，不知是否為了省電，街燈也全沒亮，所以整個五指山市仍是漆黑一片。拖著行李走到酒店對面的公車站。售票員告訴我，往拿大（儋州市的中心）的車今天只到烏石（瓊中），必須到那兒再轉車。

顛簸了兩個多小時才到塵土飛揚的烏石，下車問了公安才知道：烏石往拿大的路今天起封閉修路（為甚麼售票員不事先告知？）。前進無望之際，臨時改往北邊的海口市。到海口的快車非常乾淨，車掌小姐和司機先生都身著制服，服務態度也不錯，還分給車上每位乘客一瓶海南的火山牌礦泉水。

入住司機先生推薦的海南大酒店。

人說海口市的公車很發達，我想試試。大巴士要一塊錢，中巴要兩元，原因何在？前者無車掌服務，自己投幣，大站才停；後者有車掌收、找錢，停靠站多，而且可視乘客需要機動性停車（缺點是除了大站有站牌，小站均靠口耳相傳，外人根本不知哪裡有停靠站）。為了多賺錢，乘客常在人潮中被車掌「強拎」上車，險象環生。

可以稱道的是，在其他縣市常見的公車內吸煙、丟垃圾、吐痰的現象，在海口比較少，但是插隊和闖紅燈仍舊盛行。有一回高官要來

(海南大飯店旁即是海南省政府)，馬路淨空，許多人被交警攔下，公安命令：綠燈才能過馬路。我聽到有人問：「綠燈在哪裡？」

先到號稱「海南第一樓」的五公祠參觀。這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為紀念被貶海南島的唐宋五位歷史名臣而建，即唐代宰相李德裕、宋代宰相李綱、趙鼎、南宋抗金名將李光、胡銓。

五公祠名聞遐邇，來參訪的人卻零零落落。導覽蔡小姐告訴我除了文化人，一般人是不大會來的。有遊覽車來，旅客一進大門，看是紀念館，直呼：「死人有啥好看！」連陳列館都懶得進去看一下，就上車走人了。是喔？隨後我到五公祠附近的瓊台書院，真的也是門可羅雀。

最誇張的是海瑞墓園和秀英砲台的狀況。海瑞何許人也？明朝海南瓊山市人，舉鄉試入都，恩賜進士，官拜應天巡府。一生剛直不



◎海口的著名地標——新世紀大橋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阿，居官期間，平反了一些冤獄，被譽為「海青天」。書載他病逝出殯那天，南京城裏萬人同悲。商者罷市；農者輟耕。大眾夾道送殯；哭奠者百里不絕。但是眼前的海瑞墓園被柵欄圈圍住，大門深鎖。望進去，只見廣場上曬著蘿蔔乾。

秀英砲臺是海南古代宏大的軍事設施，也是中國古代規模較大的軍事設施之一。它與廣東的虎門砲臺、上海的吳淞砲臺、天

津的大沽炮臺並稱中國古代四大炮臺。買了門票進去，裡面靜悄悄，黃葉滿地。除了砲台仍盡職地矗立著，陳列館都關閉，門簷下蛛網塵封，名符其實的「古蹟」。

回程到市場買食物。在大陸，除了佛寺，素食館極少，在海南島更難找到。如果請餐館做，不是太鹹就是太油，而且無論如何交代，一定還是有蔥蒜之類夾雜其中。蔬菜大棵大棵擺在盤子裡，夾起來不知怎麼咬斷，極其狼狽。

幸虧我在外流浪多年，已累積了一些經驗：行李中一定有素食泡麵（大陸的康師傅速食麵那麼有名，就是沒有素食麵）。另外一定要帶鋼杯、220V的電湯匙，外加變電器及萬國用各型插頭。用鋼杯來煮泡麵，丟一些當地買來的蔬菜、豆腐進去，不愁營養。而小黃瓜、番茄（大陸叫西紅柿）、萵苣等都能隨身攜帶當生菜吃。

海南島的蔬菜種類多且很便宜，一大把菜才幾毛錢，足夠吃到全身變成像密勒日巴尊者（按：尊者苦修吃野菜，致皮膚成綠色）。水果也是應有盡有。想補充一點乾糧、飲品，走進超市，發現架子上都會貼示「真心食品」，何以故？君不見近來台灣充斥本地和大陸進口的黑心食品？不僅僅是我們擔心食品安全，在海南島，東西如果沒有註明是「真心」的，恐怕會乏人問津。可見黑心的情況多麼嚴重！

天涯雪爪——看蘇東坡

離開海口，終於來到儋州中和鎮。

作家余秋雨在「天涯故事」一文中說：「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後的古代，水急浪高的瓊州海峽所造成的心理障礙幾乎難以逾越。當時朝廷的當權者，也因為這個海峽的存在，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嚴厲，也是最後的一個流放等級，離滿門抄斬只有幾步之遙了。」在被貶海南島的大人物中，最有名的自然是蘇東坡了。

鎮東郊的東坡書院素有天南名勝的美譽，故為文人墨客、黨政要

人必來之地。紹聖四年四月，六十多歲的蘇東坡從惠州被貶到儋州，風燭殘年，攜帶幼子，萬里投荒，真是淒涼。不只如此，還被勒令不能住官舍，吃官糧。

然而，蘇東坡畢竟是蘇東坡，他很快地在艱難困苦中發現生趣。他自己耕種，自己釀酒，想寫字還自己製墨。他發現海南島並沒有傳聞中所謂的蠱毒瘴癘，他融入當地生活，把握住海島的靈魂。並對黎族進行考察，還以書院為以文會友、傳播中原文化的中心。計程車司機介紹說，由於東坡先生的辦學，中和鎮居民至今仍喜歡吟詩作對，而且特重孩子的教育。

陳列館前的東坡笠屐銅像矗立在萬紫嫣紅的鮮花叢中。座墩鑲著漢白玉，正面鑄刻著郭沫若的手跡：東坡居士。這銅像取材於〈東坡笠屐圖〉。凡東坡蹤跡所到之處，幾乎都有此圖。東坡笠屐韻事，最早見於宋代李伯時〈坡公笠屐像〉題詞：「東坡一日謁黎子雲，途中值雨，乃於農家假竹笠木屐……婦人小兒相隨爭笑，邑犬爭吠。東坡謂曰：笑所怪也，吠所怪也。」文人在逆境中仍一本曠達性情，入鄉隨俗，與民相親。廣州美院雕塑家李漢儀遂根據此事蹟，藝術地創造了具有儋州特色的東坡形象，贏得廣大群眾的贊賞。蘇東坡北歸時曾寫過一首惜別詩：「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，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遠游。」九百年後，聽說銅像運回那天，中和鎮的父老鄉親興高采烈，奔走相告：蘇東坡又回儋州啦！

因為遊客很少，三、四位管理員坐在門口閒話兒，見我流連忘返，其中一人前來義務導覽。他特別介紹了後花園裏的明月鳥和狗仔花。鳥兒顧名思義。花呢——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葉子稀疏，枝條上挑著穗狀似牛角的莢果，它叫牛角瓜，別名「狗仔花」、「五狗臥花」。這是因為它的花雄蕊有5朵，長得像小狗，包圍著子房，如五犬圍坐，形象逼真。由此還引出一段文人改詩的佳話。

相信熟悉蘇東坡的人聽過一個故事：有一次，蘇東坡去王安石家

拜訪，恰逢王安石不在家，蘇東坡只見書桌上有一首未完成的詩，只有兩句：「昨夜西風過園林，吹落黃花滿地金。」蘇東坡看後，心中好笑，認為菊花怎能像春天裡的花一樣，在一夜之間落得滿地花瓣？於是，他續上「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說與詩人仔細吟。」以譏嘲王安石。王安石回到家看到續詩，心想：「真是少見多怪！」後來，蘇東坡被貶到湖北黃州當團練副使。有一晚，一陣秋風過後，第二天院內菊花被刮得滿地金黃。此時，蘇東坡深愧自己妄自續詩，見識短淺。

而這裡要說的是蘇東坡的另一個「trouble」：傳說王安石曾為蘇東坡餞行。席間，王安石寫了一首詠海南動植物的詩，其中有「明月當空叫，五犬臥花心。」兩句。蘇東坡以為宰相寫錯了，便隨手改道：「明月當空照，五犬臥花陰。」後來，蘇東坡被貶到海南的儋州，果真見到這兒有一種能叫會飛的「明月鳥」，和酷似五條小狗彎腰翹尾臥于花心的「狗仔花」。蘇東坡這才恍然大悟，當初錯改了宰相的詩句。

告別敬愛的蘇東坡，直接前往雲月湖。雲月湖位於儋州西南6公



◎雲月湖的夕陽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里處，霧海雲天山作黛，月色空明水亦悠，鏡湖碧水充滿著盎然綠色。方圓數百里，四周青山環繞，林木疊翠，山川逶迤。山腳陡斜，凹落成天然的山谷大盆地，盆地盪漾著波光粼粼的湖水。因為單純的美，所以只吸引愛靜的人前來，更可喜的是三星級的旅社只要70元。住這裡，早上可以沿著湖畔經行。水波不興，青山飄浮於湖面，湖畔有大片橡膠林，木麻黃林。山綠水綠，構成一幅綠色基調的水彩畫面。走累了，坐在岸邊吃水果、麵包。

回房讀一會兒書，寫寫日記，休息一下，再出來散步。住了兩天，時時感到清閒舒暢，心曠神怡。

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

最南邊的三亞有南山寺，北邊的海口呢？靈山寺是個指標。

這一天下午，搭巴士前往。一進山門，向四方伸展的如來佛金手掌。與南山寺絡繹不絕的人潮相比，靈山寺顯得冷清許多。這顯然和它們的建設規模有關，然而也因如此，寺院主體反而比較凸顯。

我跟在一團遊客中，聽導覽口沫橫飛的介紹，他說這個寺廟有1300年歷史，又讚嘆大家很有佛緣——有四大法師駐錫這裡，為大眾服務。於是遊客紛紛抽籤，解籤，導遊還強調不要給法師任何錢，說這樣是對法師的不敬。解籤後，法師是不要錢，可是他會建議你買金佛供奉或者買高香來燒，而導遊就候在門口，你解籤出來，馬上讓你買香，價格超貴。

我看不下去，獨自繞到後面。最後方的佛殿完全沒有遊客，殿旁有三位僧人坐著喝茶。我入殿禮佛，發現西方三聖只剩兩尊。正疑惑，「一尊被偷走了！」一位法師上來說明。

原來，這本是個公司，後來公司辦不下去了，變成遊樂場，最後造了個寺廟，從五臺山請法師來主持，但法師不願配合公司觀光政策——坐在大殿解籤，就被趕到後殿，形同軟禁。而導遊一定不會帶人

到後面來。難怪這麼安靜！連當地人都不知道這裡何時冒出個寺廟，剛剛導遊居然還說是蘇東坡起名叫靈山，灌水也灌得太厲害了！

在三位法師的推介之下，次日我走訪了其他非觀光型寺院。早就去湖中寺。這個寺在「凱威大酒店」後面，因此要從酒店簡介中去認識它：酒店位於海口秀英港南側，酒店風格獨具之處在於它座落在知名的「港中湖」公園之中，園內古剎「湖中寺」將宗教文化與現代文明融為一體。

當日寺院剛好普佛，十幾位法師帶領幾位居士一起共修，梵音實在莊嚴。建築宏偉，又有正牌出家人，也可以唱誦。但此寺仍隸屬公司，不能公開宣講佛法。

湖中寺用完午齋，前往海殿島仁心寺。兩位常住比丘介紹：仁心寺從宋朝嘉熙年間（1240年）由「慈公」上人創建開始，其間歷經宋嘉熙建寺，「文革」寺產浩劫，「改革」開放後才恢復活動，並成為海口市佛協會址，信徒約百餘人。住持表示：今日的仁心寺要努力的是如何滿足當地民眾的民間信仰需求，同時引導其走向正信；另一方面，寺院的自主權仍有待爭取。

最後拜訪的是比丘們一致推崇的泰華庵。泰華庵位於瓊山市府城鎮草芽巷，由七位來自



◎大陸人到寺院，總是燒特大號香燭以表虔誠。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不同道場的雲遊尼僧所共同管理（當家笑稱自己為烏合之眾）。與比丘寺院最大的不同是，僅百餘坪的泰華庵院落花木扶疏，屋內一塵不染，連衛生間都刷得光亮照人。

因為巷道窄，又是小廟，反而可以自由地發揮、不受干涉。所以講經、佛七、法會、八關齋戒等弘化活動從不間斷。所度化的居士相當正信，自組念佛會、護法會、以及回寺培福共修的比例相當高。

據我觀察，比丘尼之所以能如此，除了勤勞、愛乾淨、肯做、善於貼近婦女心境的特質外，團結的群性和謙虛好學的態度也是促成他們發展的有利條件。相較之下，海南的比丘們，自詡出於五台名門，放不下身段，好高騖遠，英雄主義，看不起當地的民間信仰，未能深耕勤耘……因此，到目前都成不了氣候。

北回歸線

八點的飛機，六點就搭車前往海口美蘭機場——與靈山寺相同的方向。其他往內地的櫃檯都人聲鼎沸，唯一的國際線櫃檯只到香港，卻也是唯一黑漆漆、靜悄悄的區域。一直到七點才開櫃、開燈讓人進去辦登機手續，真是節儉啊。

兩個星期的探訪就要劃下休止符了。在飛離海南的班機上，我仍然貼窗俯視，向這個色彩鮮豔、野性猶存的熱帶海島告別，並祝福它能慢慢成為既美麗且文明的心靈度假勝地。

往北飛，台灣海峽一過，就將抵達另一個熟悉的島嶼。

海南，又成為天涯海角了。📍